

黑龙江古代简志

张泰湘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古代简志

张泰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哈尔滨

責任編輯：馬月喬

封面設計：黃耀成

黑龍江古代簡志

張泰湘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哈爾濱市道里森林街42號)

揚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張9.2 插圖15 字數225,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

ISBN 7-207-00212-2/K·18 定價：3.50元

前 言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北疆，是我国一个重要的边疆省份。历史上几个民族勃兴于白山黑水，并几次建立过全国政权和地方政权，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们缤纷杂沓的历史在我国和亚洲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兄弟民族由于缺乏有稽可考的文献史料，因此对他们的历史缺乏系统的了解。旧的方舆家、史学家对于黑龙江古代历史虽然做过一些记述和研究，但大多过于简陋，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立场上做了一些不正确的描述。但不可否认，就是这些著作也还是我们今天编写黑龙江史志时必须参考的重要史料。

自古以来，史志不分家，志书是“横排竖写”，即分不同的种类按编年来写。如《农业志》、《交通志》、《民族志》、《文化志》、《文物志》等。

在新方志的编写中虽不提倡“厚古薄今”，但“上不封顶”却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上不封顶”就是对一事物必须追本溯源，不能割断历史。因此，能考证到的历史必须收到新型志书中去。在编写新志时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同时一定要注意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它包括了东北地方历史、考古学、民族学、比较语言学等，这些新的成果丰富了我们对黑龙江历史的认识。

这里呈送给同志们的是一本《黑龙江古代研究》，它的特点是利用了古代我国文献，有关黑龙江的记载，尽量吸收近年来有关黑龙江历史、考古学、民族学研究中的新成果，把古代黑龙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综合成章地介绍给读者，使读者从横的方面

对黑龙江地区古代历史有一个了解，同时为各行各业编写黑龙江新志，为研究黑龙江地方历史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

全书共分十五篇：建置沿革、古代民族分布与迁徙、农牧渔业、劳动工具、建筑、建筑材料、交通、商业贸易、军事与武器、法律与法治、宗教、古代艺术品、音乐、舞蹈、婚丧嫁娶、气候。应当说明，这十五篇包括不了古代黑龙江地区的方方面面，仅仅是反映了其中几个侧面，其他方面因为资料太少，或限于作者的知识结构，只得割爱。就是收录的十五篇资料也不尽全，观点也不一定正确，请同志们多多指正。

清代，黑龙江有著名的《龙江三纪》，即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这些史料可算成笔纪之类，也可称为志书，它们记述的是黑龙江山川、建置、时令、贡赋、古迹、民族、风俗等。这些著作成了我们今天编写新志，研究黑龙江地方史的重要史料。《黑龙江古代研究》的编写某些方面也受了《龙江三纪》的启迪。《龙江三纪》的作者大多系清初流放到黑龙江地区的江南文人，他们把自己在祖国边疆所见所闻、亲身感受真实地记载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今天，时代不同了，我是解放后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中年知识分子，为建设边疆，千里迢迢地从黄河之滨来到美丽富饶的黑龙江，廿多年来从事文物考古、教学和科研工作。把多年来积累的知识整理出来，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修志的同行。如果同志们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充实到新志中去，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这是我的最大的快慰。

张泰湘

1987年5月

序 言

只有认识黑龙江 才能热爱黑龙江

我接触过我们省的许多同志，包括各级干部和学术界甚至教育界的同志，除历史工作者以外，对我省的历史大多若明若暗，一知半解。他们很了解我省的历史，但又苦于没有适当的读物。

今年一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干志耿和孙秀仁同志合著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新近出版的吴文衡、张泰湘和魏国忠同志合著的《黑龙江古代简史》，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黑龙江历史的很好材料。现在又读到张泰湘同志的《黑龙江古代研究》，多方面地介绍了黑龙江古代各民族从事生产、生活、战争、交通、宗教、艺术等的情况，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黑龙江的古代历史，也为当前全省的修志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黑龙江地区有一个绰号叫“北大荒”。既然称之为“大荒”，就意味着这里地广人稀，耕作粗放，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是一个开发很晚的地方。有的人还和当代相联系，说什么“我们是北大荒，因而生产的产品是“原”字号傻大黑粗。”更多的好心人想改变黑龙江的形象，说“过去是北大荒，现在已是北大仓了”。总之，“北大荒”使人感到黑龙江历来就是一个荒凉、落后的地方。油然而产生一种自卑感，黑龙江不如别的省区。其实这是对黑龙江历史的歪曲，历史学者有责任给以澄清，还黑龙江的本来面目。

根据现在看到的文字材料，“大荒”一词可能最早出自《山海经》。这本书里除讲了“山经”、“海经”外，对于野草树木丛生、野兽出没其间、人类活动还很少的地区称“大荒”，写了“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篇。其中“大荒北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可见“大荒”一词包括黑龙江，但并不是专指黑龙江说的。

读一点黑龙江古代历史就会知道，黑龙江的各民族和祖国的其他民族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传统。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早在三万年前，就有早期人类在黑龙江地区活动。大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文物也告诉我们：同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出土文物相比较，尽管各有特点，发展程度也不完全一致，但文物的种类和风格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黑龙江地区和中原地区已有了较密切的联系，并先后进入了原始的畜牧和农业种植时期。中原地区有过发现的使用青铜器时期，黑龙江地区却很少这方面的发现，说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但黑龙江使用铁器和中原相比并不太晚。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二十五年，肃慎氏来朝，贡弓矢。”就是说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作为黑龙江最早的三大族系之一的肃慎先民，已经和中原地区有了来往，并表示内“服”，建立了“朝贡”关系。以后，到夏商时期，“朝贡”的次数更多，关系也更密切。三大族系之东胡和秽貊，也分别在商朝初期和西周之行政期间，和中原地区有了联系，建立了“朝贡”关系。由于黑龙江地区各民族的“内服”，因而周人可以宣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肃慎的故地在黑龙江地区东部，黑龙江流域的下游和牡丹江流域的中游，东胡在黑龙江地区的西部、额尔古纳河中下游，大兴安岭西坡至达来湖一带，秽貊（亳为其异称）在中部，小兴安岭南坡和嫩江平原，因此可以说，在距今的三千年前，黑龙江地区就已经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各民族已是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东胡后裔鲜卑、契丹、蒙古、肃慎后裔女真、满族，都曾入主中原，在我国的北方或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建立过北魏、辽、金、元、清等王朝，对推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融和和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此，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是值得自豪的。

黑龙江的鼎盛时期是唐代和金代。那时生产发展，物产丰富，道路四通八达。渤海上京龙泉府人口达十几万人，金上京会宁府人口达三十余万人，是当时少有的大城市。那时根本不存在“北大荒”之说。但是由于几次大迁移，再加上战争破坏，清初封禁政策，因而使明清以来黑龙江地区有的地方下降，有的已开发地区又成了“大荒片”。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今天。

黑龙江历史上最早的民族迁移始于鲜卑。大约从一世纪开始，直到四世纪，鲜卑举族南迁，到达内蒙和山西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北魏政权。现在，鲜卑故地“嘎仙洞”已是一片森林和荒草，原始村落虽有遗址可寻，但原始居民已不存在了。八世纪末，即唐朝后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的蒙古诸部开始西迁。蒙瓦室韦为诸部中一个大的部落，也是成吉思汗的先祖，先迁至呼伦贝尔，又迁至蒙古草原高地，至十三世纪统一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现在的蒙瓦室韦故地，不但没有原始居民，就是部落遗址也很难找到了。九世纪初，辽灭渤海国后也发生了居民大迁移。辽将渤海上京龙泉府付之一炬，强迫上京及周围渤海遗民百万人，迁居于辽河流域，造成许多城市被毁，田地荒芜。元灭金以后，金地的大部城镇也均毁于兵火，现在许多金代遗址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十四世纪，明朝建国后，居住在黑龙江地区东部的女真族，竟出现了持续百余年的民族南迁。原在今依兰一带的女真族，全

族迁至辽宁浑河上游，成为“建州女真”，也即清的先祖。加上其他女真各部的迁移，估计不下四五十万人。

金兵入关和清兵入关实际是两次民族的大迁移。金实行“猛安谋克”制，这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军事组织。“猛安”是千户长，“谋克”是百户长，平时管理生产和生活，战时每户一丁，千户长成为千夫长，要带兵打仗。清实行八旗制，居民编入八旗，和金朝制度类似，平时组织生产，战时按户出兵，即成为八旗军。金兵和清兵入关后，分镇各地，“猛安谋克”兵和“八旗兵”的家属也随军入关，到镇所安置。当时黑龙江的大批部落、村屯居民，全数随军迁走，造成村落废弃，田园荒芜。仅有据可查者，清初随军入关者所达百万人，金时也有数十余万人。至于文职官员及亲友等“随龙入关”者，到底有多少人，就没有统计了。

清初，为加强新疆边防力量，曾将原居黑龙江的锡伯族迁往新疆。

清康熙初年，为保护东北“龙兴之地”，保持居民中满族优势，曾实行封禁政策，禁止汉人到黑龙江来，直至咸丰以后才部分开禁。二百多年来在“闭关锁国”之外又加一个“闭关锁省”，使黑龙江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极大地影响了黑龙江吸收外地新的东西，使工农业生产和文化科学陷于停顿。

历史上也有向黑龙江移民的记载，如辽、金进入中原之后，汉族大批北移，清代有站丁（吴三桂叛清失败后，士兵移来黑龙江做为驿站人员）、流人（罪犯）、流民（违反“封禁”私来的农民）等到黑龙江来，但和几次大迁移相比，毕竟人数太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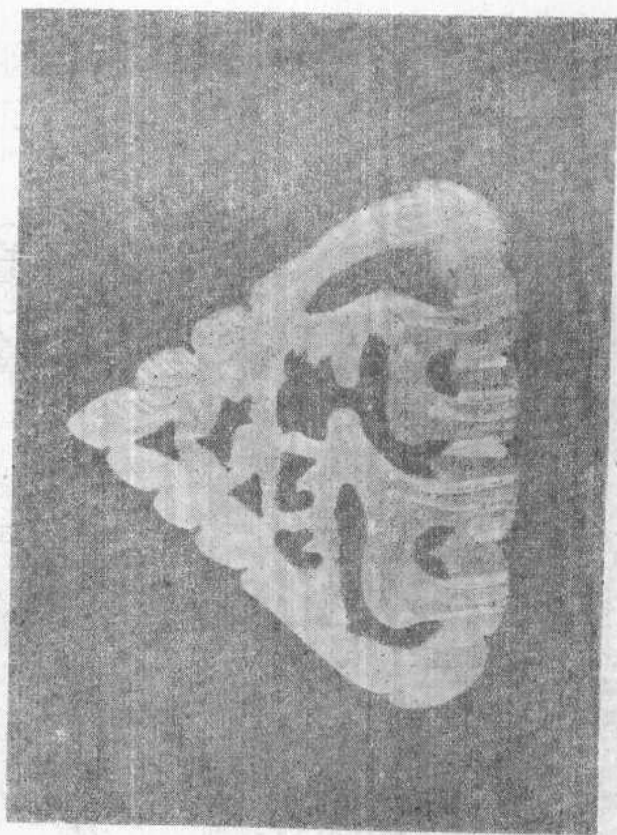
叙述这些历史事实，目的在于使读者全面地正确认识黑龙江，抛弃以讹传讹的偏见。黑龙江有着光荣的英雄豪迈的悠久历史，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是未经开发的“北大荒”。我们应该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正视由于盲目迁移和“封禁”造成的“大荒”

影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好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加速黑龙江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现在，在全省范围内正兴起编史修志的热潮，这是一件大好事。通过编史修志，使各行各业都能弄清本行业走过的历史道路。弄清现状，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中青年一代，克服一切自卑观念，学习前人敢于前进、敢于胜利的精神，无私无畏地迈开两脚，大步前进。我们前人既然能够创造振奋人心的翻天覆地的事业，我们这一代，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在同样一块黑龙江土地上，为什么不能创造前人没有过的伟大事业呢！

正确地认识黑龙江，在于热爱黑龙江。有了真挚的热爱，才能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黑龙的振兴，中华民族的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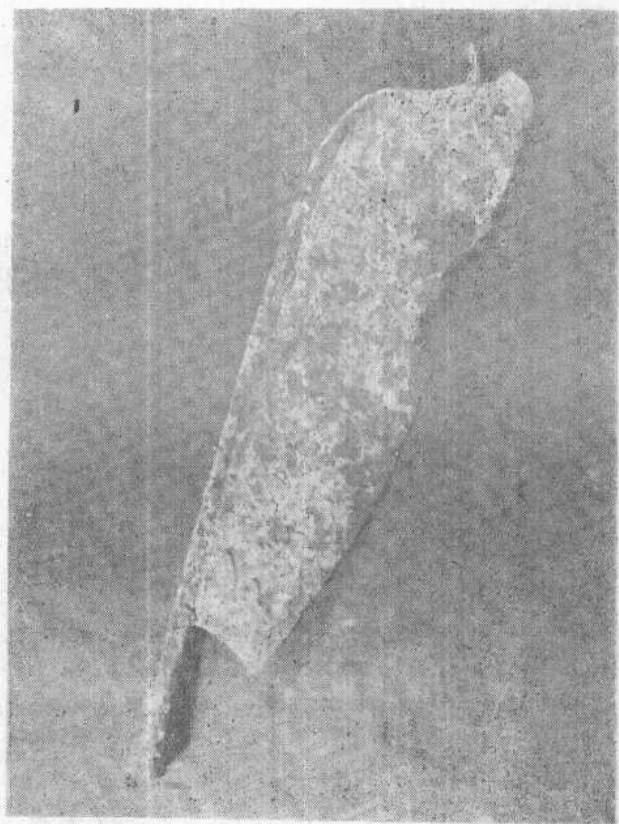
1989年10月 张向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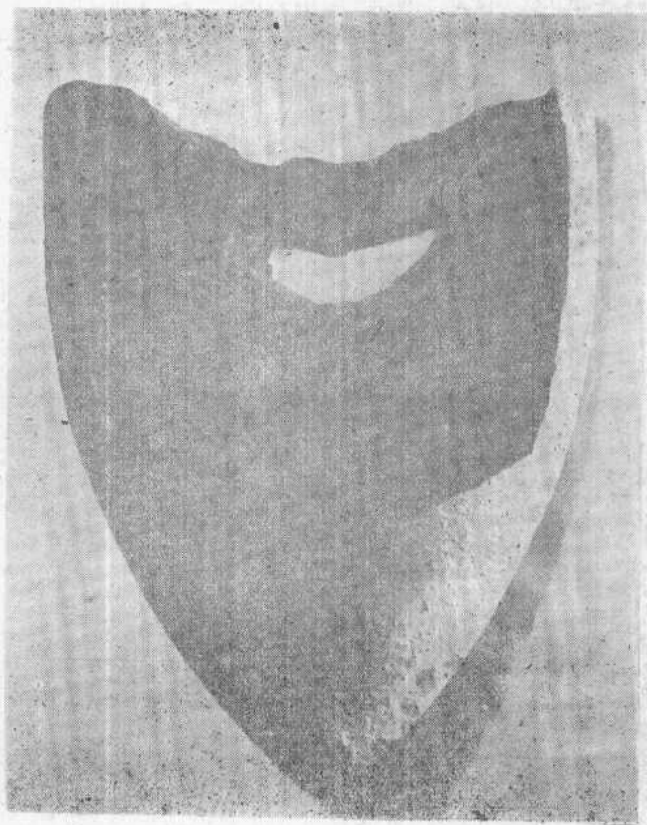
1、双鹿纹玉佩饰（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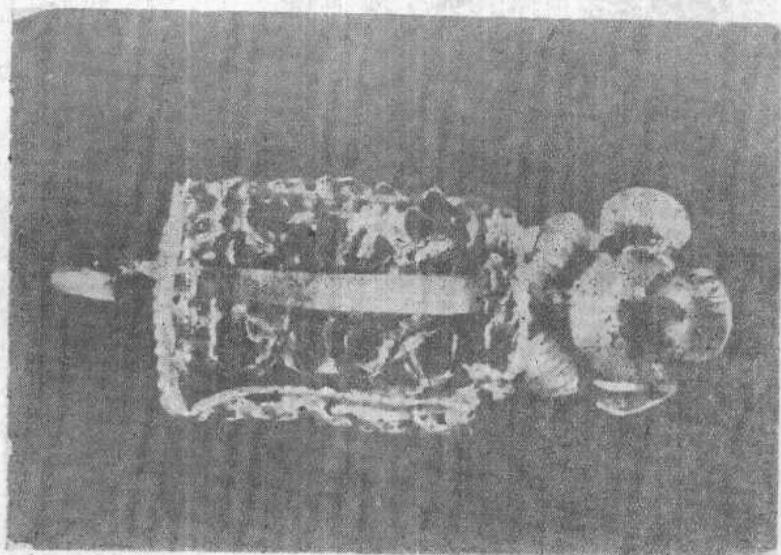
2、荷花玉鱼（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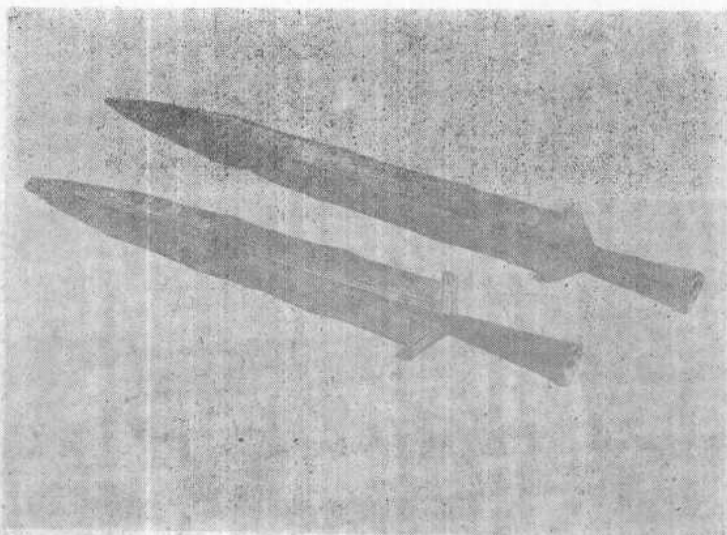
3、鱼形侧刀（金代）



4、铁倂（金代）



5、籃框式金耳墜（金代）



6、青銅劍（春秋）



7、迷里迭河謀
克印（金代）



8、玉 人（金代）